



疏通文學的本源

李正治

文化哲學的探討顯示：一切文化的創造，存在人類創造精神的源頭。

創造精神呈現其自己，以某一種形式物的結構或變化（如藝術、文學、科學等），而絕不局限在形式的固定中，反致僵化了創造的內在本質。這種一本萬殊的動態關聯，將使我們明朗的照見形式內存的活潑心靈，回到那太初一步地位，以曠觀人類文化創造的奇波壯采，發為永恆莊嚴的贊歎。或許我們還會覺得：文學，它也不能壟斷我們的創造園地，我們的內心正充滿著種種創造的可能。

既成爲文學的熱誠愛好者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：其他的表現非我們所長，而且在有限的一生當中，我們的才力不足以從事過多的文化活動，因此我們選擇了興味相投的文學作爲創造精神的寄託，以實現大字初生的創造本性。這樣子，我們不再妄想全面或同時的各種創造成就，能在一己身上展開，我們只注意：當我們以文學活動象徵性的顯示宇宙的創化，我們投注的熱誠是否真實而統一？從這個問題的反省，我們開始建立文學的體驗

首先，我們得重申文學的形上觀照。文學不是創造的唯一方式，在宇宙論的問架中，文學僅是實現創造精神的一種方式，因此我們不必任意抑揚文學的地位，或者將文學扯離學術整體，予以孤立；否則我們的文學觀念無法建基在整體的照察之上，也無法定住其他創造活動在宇宙人生中的價值分位，這樣以喜怒哀惡自亂陣脚，當爲智者所不取。其次，在具體而微的文學範疇中，如果我們不拒斥形上的觀點的話，我們也可以很明朗的澄清：任何一種意識或題材的強調，均非文學天地的本相。文學對意識及題材而言是開放的，如果以某一種意識及題材概括或論斷文學，其結果都

會扼殺文學的生機，使文學心靈受到某方面的壓抑。當然，這些強調其來並非無因，在文學觀念的歷史展現上，我們均可還原其外在因緣的影響。確立了上述的主要意旨以後，我們現在面臨了文學這一個特殊的創造活動問題：文學的特質爲何？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，因爲我們習慣於稱呼一切作品爲文學，却缺乏於根源的或內在的深刻思考，以致「文學的性質」似乎是一片茫然。如今我們必得重頭加以考察，先從藝文共源的創造性的想像出發，並注意創造過程中藝文的分野，然後我們才能離析出文學的內在特徵。

藝術文學所處理的是共同的生命題材，是我們感情所浸染或理性所了悟的世界，這些可以稱之爲感覺的質料，感覺的質料透過想像而互相類比、互相聯絡，這便是形相直覺的美感世界，創造精神在此呈現了自身，是以美感創造是藝文的內在通性。但是藝術文學假如停留在此，則文學、音樂、美術、雕刻等創造活動尚不至分化，那麼這些相異的名稱也等於多餘。由於人類心靈的發展不畫地自限，創造媒介物的發現遂使我們得以保存美感的形相，靠著媒介物的特殊性質及其結構變化，終於分化出不同的藝術視野，而也創造了各種不同的藝術形式。媒介物，在藝文的感覺質料外化爲形式的創造過程中，正扮演著極端重要的角色。

擇開其他藝術的媒介物不談，文學捕捉了語言文字爲表現的媒介。語言文字並不是狗似工具，在文學的傳達過程中，內在的情思非透過它的結構變化，無法外化爲形式，因此，凡是對於文學有深刻的體驗的人，必對語言文字有超凡的敏感，否則他不足以適當而熟練的驅遣文字，運用技巧，使內在情思外化爲完美的形式（並沒有固定的形式，切莫死看），而形式不足以整全而真實的托顯情思內容，只有被斷定爲表現上的失敗，藝

術評價建基在此。就這一點來看，我們不能不承認藝術技巧的重要性，文字關聯著生命，技巧影響著美的結構，文字與技巧只活在形式的構成之中，文字技巧的失敗即是形式表現的失敗。

進一步釐清形式的意義，我們是將它視為一個動態的過程，不僅是稱謂這個動態過程的結晶狀態；換句話說，一方面是指語言文字的章句結構，同時更透視其結構的動態歷程。文學是不斷地透過媒介的語言文字而形式化感覺質料的歷程與成果，形式內蘊的結構一方面傳達意義，一方面引發生美感，是以文學未到結構，不足以稱文學；心靈未到結構，不足以稱文學心靈；創造在文學的結構中展現了特殊的靈視，而形式化在創造中展現了人類精神的主動力量。

討論至此，只要我們把文學的媒介物和其他藝術比較，我們就會發覺媒介物的特殊性質便是文學和其他藝術的分野。透過線條色彩或音符旋律所顯示的世界，便和語言文字的結構有很大的不同。在形式化的歷程裏，美術是著意在線條的結構與色彩的配合，賦予感覺質料一個最美的空間形式；音樂則利用音符旋律的運動，讓生命的狀態化為時間中相連屬的樂音，其中音的長短強弱又表現不同的表情效果。文學絕無法使用線條色彩或音符旋律的運作方式來經營，而美術與音樂也無法互相改換其媒介物。這樣比較之後，文學的特性便非常凸出，不管我們如何修飾，文學的特質在透過想像性聯結的語言文字的結構（意義的、美感的），呈現宇宙人生中某一種真實。

二一

在歷史上，意識及題材往往成爲文學觀念的側重點，由於意識及題材強調的不同，於是發生千古不決的爭論。要解決這種文學觀念的互斥相爭，只有一條簡易的途徑，那就是跳出習常觀念的左右，對文學作一番超越而整體的思考。只有這樣，我們才會明瞭文學的源流所在，而不再陷溺於片面強調的門戶之見，或者在我們強調某種文學觀點時，還會回復到本源的廣大世界，而不會逐流忘返。

文學從創造精神來，形式化感覺的資料，本像那盤古開天闢地，點化混沌成山成水，完全是樂在其中的創造。這裏完全超脫了意識及題材上的

考慮，隨緣興感，觸處成春；約定創作去表現某一種意識，或描寫某一種題材，那是基於其他外緣的影響，如政教上的特別要求、社會群衆的通行口味、或者個人的獨斷。就中國文學作品的實例以觀，詩經雖被列爲外交專對必讀的教材，那是後起的用途，直接觀察詩三百的內容，幾乎沒有特別服役的某種意識及題材可說，如果說頌詩是，但頌詩並沒有得到詩人的強調，我們更找不到一窩蜂寫作頌詩的現象。楚辭處理其自身生命的題材，更難以找到強調的痕迹。自漢代說詩起，情況急轉，文學落入功能觀的狹隘視野，政教上的特殊要求產生「詩教」（見禮記經解篇），這第二層的考慮竟支配了文學，文學表現及功能被局限在「先王以是經夫婦、成孝敬、厚人倫、美教化、移風俗」上（毛詩序），難以返本歸原。凡是第二層的考慮，都是着重在遼闊的意識及題材的某一部份，致使文學形成蓬門不開的幽閉現象，這絕對不是復活文學的生機，而是桎梏文學的生命。

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已說過，一切強調在歷史的遞遷展現上，均可還原其在因緣的影響，是以我們對於這些強調也不能過份苛責，其主要原因在文學無法拒絕時代社會等外緣的影響，而外緣往往隱示著這一時代文學的特色，這是自然的情勢，我們只有寬諒，再提出整全的看法，使人們能觀瀾而索源。

如果從周初人文精神的濃華，到禮樂世界的形成說起，周朝的社會事實上已是受著道德觀念的浸漬，不必到孔子提倡仁禮，才決定文化精神的走向。列國用詩既然是周人的禮樂情懷，孔子教詩也是適時指點禮樂精神（我們切莫將詩三百都當民謠看，那是耳食之言），孔子後是百家爭鳴的哲學時代，對文學的注意也在與時政的關連上，因而漢代儒生會提出「詩教」，一方面是懷先王先聖的德澤，一方面是政教上有此要求。我們須注意這個觀點的是，詩教已脫離了創作論上的要求，而轉移到對人格的側重，這可以說是離開了文學的內在特徵，而純是人格教育的提示，這是從事道德教育，不再是談文學了。毛詩鄭箋的系統，繼承著這種精神，特別在政教結構中來講每一首詩，強調文學的倫理意義及社會功能，揭發「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」的創作與批評原則（國人的創作及批評原則往往合「），這便是漢代詩學的基本理念。可是如果從本源處觀，我們承認道德意識是文學處理的感覺質料之一，我們並不贊成以道德意識壟斷其他人的生命題材。

由毛鄭說詩到孔氏正義，使人懷疑他們都缺乏超越而整體的觀察，但由其外緣的要求及影響，再還原到其心理的因素上，我們至少要看出一個更爲根本的原因，即人類心靈潛存的可能，不可能在一時間中同時獲得發展，所以一個自覺的人，在展現潛能時，不得不有選擇性的側重點，這是人的有限使然。感覺質料對文學而言，正是這步步被開發，一時代側重那方面的意識及題材，開發得將盡了，另一時代便選擇了另一方面的意識及題材，再逞異勢。

假如說漢代的創作理念是錯誤的，那又不然，這是受了五四以來唯物論者階級劃分觀念的影響，以爲那一套都是爲君王服務，是貴族階級的產物，但白居易、韓愈爲什麼又重提補闕時政或仁義之道的看法？今日又爲什麼提倡社會文學；追探其內在原因，這是人文心靈的側重點即很顯明。

這裏我們還要廓清一個觀念，即普遍的對文學和道德關係的混淆。由於人文心靈的側重點在道德意識上，所發生的偏差情況是：以道德意識概括一切題材及貶低其他的意識。我們的看法是從本源的疏通，不讓道德意識在文學上越出感覺質料的地位，而將道德人格的要求約範在詩人身上講，絕不讓其侵犯了文學的內在特質。以是，我們既知意識及題材在本原上是空闊的天地，我們可以希求詩人都回到這遼遠而開放的玄圃，回歸的途徑便是文學體驗的歷程，詩人在這裏擴展了意識及題材，綻放了各種美麗的花朵。可能這個詩人開墾的道德之花多，因爲他所處理的這方面的遭遇題材多；可能那個詩人培植的田園之花多，因爲他生活的環境都是無機心的大多；自然好風好景；他們並不想在文學上強調什麼，因爲他們本源的觀點相同。

透過上面的廓清，我們可以明瞭道德批評被誤用到何種程度，這種離開文學本源，而純粹是在第二層考慮下所形構的觀念，雖然有其外緣的影響，但斬斷了文學本源，即已不再是整全的看法。六朝的文學觀念，明是對漢代的解放，文學的生機遂在他處點燃。六朝在道德之花外，更培育了遊仙招隱之花、田園之花、山水之花，構成了一個花園錦簇的世界，不過其黃金世代則在唐朝。

六朝談玄，是一個不太注重道德實踐的時代，魏晉風姿爲個人才情的揮發，其不足以穩定社會秩序，自是不容諱言，無所側重時，便向本源世界回歸了一步。六朝不着意在意識及題材的強調，是以能開放各種花朵，

而文學的討論也集中在形式上了，因而說這是一個「文學的反省時代」，並不爲過。

老莊思想在美學的最高境界爲「觀天地之大美」，這是從本原處的契悟及欣賞的山河大地，而不是某一個狹隘的角度所看到的景況。這種人生的境界事實上已接通了文學的廣闊天地，是以比儒家的入世襟懷更爲契握文學的本真。而生爲一個社會中人，在沒有虛偽的隱藏感情之前，那種關懷的熱誠又是何等真實。老莊思想使這種關懷不走向狹隘的道德批評，是以關懷及天地之美同時保存。從這裏導出文學的真正智慧（藝術也是）。

六朝才有真正的批評，因爲評價的注意力已從意識及題材上溜轉到形式結構上。文學觀念不強調倫理意義與社會功能，轉而注重感情的抒發和文字之美。從文選的載羅各種文類（包含各種意識及題材），到「綜緯辭采，錯比文華，事出沈思，義歸翰藻」的肯認（本指史書之讀論序述具有文學內質者），都不是封閉性的成見。然而裴子野雕蟲論以下，却又挾著文學和政教關係緊密的看法，反對六朝描寫自然雕琢辭采的風氣，文學和政教不分，實是中國文學觀念偏兩漢及偏六朝爭論不決的癥結所在。

我們剛才曾廓清了文學和道德的問題。但在中國這一個禮樂的國度，凡是從事文學的創作者，有誰不像簡文帝蕭綱一樣接觸到這個問題。當時蕭綱的回答是：「立身先須謹慎，文章且須放蕩」（誠當陽公大心書），他把道德上對人格的要求和文學分開，無論如何，這是個睿智的看法。這便是著名的「情靈放蕩」論，放蕩是從道德規範解放（不是道德評價辭語），鍾嶸詩品序首段可以作爲它的註腳：「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蕩性情，形諸舞詠，照燭三才，輝麗萬有」，文學不限某種意識及題材，誠又如劉勰文心雕龍所言，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」

二二

揭示文學本源的看法，使我們不停滯在第二層的考慮，而在心靈的展現中時刻和本原的廣大宇宙相通。

今日我們環視西方文學思潮，在創作論上是很明顯的意識及題材的遞嬗史，我們只要執握住文學的本源，便不會被文學的現象所迷惑。歷史一步步展現了人類心靈的潛能，那也啓示著：人在文學上也具有很多可能，

只在你一步步去展現，千萬不要畫地自限。

中國的文壇上，現在正在強調「三民主義的文藝」「戰鬥文藝」，這是我們處在現階段（反攻復國）必要的強調，藉以提撕樂觀進取的精神，以及復國建國的決心，是政教上的要求，不是文學的本相。但就心靈的側重點來說，畢竟我們已活在一個充分人文的社會，及今我們背負著文化繼絕，歷史存亡的責任，我們的感受深入這一時代精神的認取，我們所處理的題材集中在表現這一個主題也無可厚非，那正是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」，不管政教上有沒有這樣強調，它可以是社會的共同意識，我們只要在文學觀念上不形成獨斷即可。至於中外文學創刊以來，所熱烈揭櫫的「社會文學」、「民族文學」（顏元叔曾著「民族文學」），我們以熱誠關懷的人文心靈來說，不但不能否認它的嚴肅性及重要性，而且認為這個時代正應該表現這方面的意識及題材，不過在文學觀念上，我們還是不形成獨斷。疏通了文學的淤塞，我們希望創作能像「源泉滾滾，放乎四海」，不

會在觀念上有互相阻礙之處。另一方面，我們還得開拓自己的心胸，擴展創作的意識及題材，這是見識及人格上的要求。當我們的思想不開通，感受不深入，所能處理的生命題材自然不能廣大而深刻。而見識及人格上的要求，必得重拾生命的學問，開拓廣大的生命世界，關心一己的理想追求乃至眾生的命運，真實的體悟宇宙間的真理以至人類的問題所在，為我們的創作生命立氣骨，廣魂魄，然後不枉稱我們熱誠的愛好文學。文學從創造精神來，而人類是具有種種的可能呵！

最後要提到本文沒有觸及的一個問題，那就是創造精神是否具有道德的目的性（形上的道德）？為定住一切文化活動的真正價值，這一點我們必須確定，而各種文化活動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質，要呈現其正面的價值，除非落在道德自覺的人身上，否則總是沒有一貫的原則，任意抑揚，互相衝突。文學的根源在於創造精神，創造精神即是客觀價值世界建立的依據，在形上世界創造與道德合一。

編者與讀者

□自從吳炎塗君來信，指名說久不見雷家驥、葉偉平諸君鴻文（見本刊上期「人生書簡」）之後，恰好雷、葉兩位的大作相繼寄到。

雷文「唐代官官的婚姻與收養關係」，分於上期及本期刊完。這是一篇雖重在學術性，却不失趣味的作品，可惜上一期我們在校對時一時疏忽，將各案例的圖繪全部漏畫，致世系的關係不明，除於本期特予訂正外，謹向作者及讀者致歉。至於葉君大作「朱陸工夫異同論」，因本期稿擠，將於下期刊出，特此預告關心的朋友。

□讀者陳美虹君來信說：「頃接到三卷二期的鵝湖，心裏十分振奮，至少知道鵝湖並未斷刊。閱過『論困阻、不祥及其他』一文，對於吳炎塗先生之憂慮，亦頗有同感，只是相信每一位深愛中國文化的人，均不忍心，也不會讓鵝湖停辦。如果在發行或經費方面有困難，想必大家都會樂意共助……」陳君對本刊寄子如此誠摯的情誼與信心，令我們十分感激，其實這就已是我們最需要的「共助」了。至於經費方面，只要新舊的訂閱朋友們都能撥冗到郵局將訂費惠下，我們就一定沒問題能支持下去，因此我們也就趁此機會，再一次敬請讀者們（不論已接到我們上月寄出的專函或未曾接到的）早日辦好這一件小事。

□楊茂秀君所譯的「小孩子可以學哲學嗎？」到本期為止，已全部連載完畢。不日將視讀者需要出版單行本，敬請讀者注意。至本刊已出版之「哲學講話」，適合作文史科系學生之入門書，及哲學概論等課程之基本補充教材，歡迎讀者以劃撥或函附郵票方式購買。

□近兩期，本刊連續刊出唐君毅先生的兩篇長文。此二文乃唐先生近將出版的「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」一書的導論及後序，足以概括全書大旨。唐先生在出版前夕，特先交本刊發表。我們在此除表謝意，並敬請讀者對此文及此書惠予注意。

□本刊上期社論標題「從一人一信運動談誰能忽視我們之道」，編輯時題後誤增貼「的影響」三字；謹此訂正，並向讀者致歉。